

思妃——[著]

三心二意

之操心

讲人间真情挚爱善而且美 美艳绝伦
说天下痴男怨女假而且丑 丑态百出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三 心 二 意

操 心

思 妃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心二意/思妃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 7-5387-1540-1

I. 三… II. 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3728 号

三心二意——操心

作 者:思 妃

责任编辑:张四季

责任校对:张四季

装帧设计:李 栋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市书林印刷装订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20 千字

印 张:9.5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

书 号:ISBN 7-5387-1540-1/I·1484

全套定价:74.00 元(本册定价:14.80 元)

内 容 提 要

操心源于责任。

操心源于爱。

为人父、为人母兴为子女操心。

为人夫、为人妻也难免不为情而操心。

操心很累,累也没办法,还得操心。

因为生活本身就是这么回事儿。

“丑妻近地家中宝。”

不久前，陆希成还用这句老话告诫儿子陆庸，找对象不可图女人长相。可陆庸却似有意和老子作对儿一般，把人称“姐己”的绝色美人儿——达英妮带回了家，并声称他们要结婚了。

气得陆希成大骂陆庸是好色之徒，弄个洋婆子似的女人来家，必是嫌老子操心不够，非要他这个做老子的老命不可。

陆庸的确是个好色之徒。别看他身材不高，却有一种搞女人的好本事。

俗语说：“荒地长蒿子，个个小长屙子。”

操

或许是因为性早熟，陆庸的身高自十八岁长到一米七〇以后，就再没长过；自身高不见长以后，他对读书也没了心思。尽管陆希成通过朋友关系，把他这个没进高考录取分数线落榜“学子”也送进了大学读书，但他还是不肯勤奋学习。一门心思都用在了钻研如何搞女人的学问上。而且在研究女人的问题上还真有独到的见解。譬如审视美人，陆庸竟能精辟地纵论古代美人的美之所在。曾说：“姐己之美在于妖冶善淫；褒姒之美在于冷艳刁蛮；西施之美在于娇柔做作，昭君之美在于刚烈强健；貂蝉之美在于慵懒妩媚；杨妃之美在于飘逸风流。”

心

搞女人不能只有审视能力。审视美人的能力只能有助于选定目标。如何能把女人搞到手则要有高超的技法。

于是陆庸又整理出一套勾引女人的理论，叫做：“选人要准，下手要狠，上马要稳。”

为了验证理论，陆庸开始了亲身实践。他没敢在大学校园里物色女人，只把自家邻居小红做为猎物，施用起他的“准”、“狠”、“稳”战法。

陆庸在注解他独家理论时，曾说：“准”就是要选准人，必择可以勾引的美人去勾引。若是冰清玉洁的女子，又无甚求人处，切莫去招惹她。招惹也必是徒劳，难得有好结果。可勾引的女人，一是要水性杨花的风流人物，因其风流，方可做风流事。二是正当孤独寂寞之中的女人，骤见男人献殷勤，难免不动心。此二种女人，稍用些功夫，出手狠些，一般情况下都可得手；“狠”就是对要勾引的女人不能仁慈，一旦认准了对象，就要不择手段，非逼得她没退路，束手就擒不可；“稳”就是要在女人即将上手时，选择安稳环境，和她安稳销魂，如环境不安稳，便难如愿。

操
心

正因如此，陆庸才对小红这个只有十八岁，长相风骚，常依在门边嗑瓜子，用勾人的媚眼看男人的女人打起了主意，并将理论付诸实践，果然很快就尝到了小红温柔的滋味儿。

小红父母离异多年，只与独身的父亲过活，哪里还有家庭的温暖？一旦失身于陆庸，就想嫁他，遂逼陆庸与其父母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打算搬到他家去住。

“我正在上大学，哪敢和你明目张胆同居？”

陆庸后悔自己只钻研了勾引女人的学问，却没有学习摆脱女人的手段，不禁害怕起来。

小红看出陆庸是惧怕他父母责怪，索性就亲自出马，向他父母说他二人已有了夫妻之实，请二位老人成全。

陆希成和妻子络佳骤闻儿子做出了这种风流事，都不禁大吃一惊，暗骂儿子荒唐，尽干让父母难堪的勾当。不免对着找上门来的小红发泄他们的怒气。他们觉得小红平时就不是个安

分姑娘，陆家虽不是名门望族，但也是世代书香传家，绝不可能接纳小红这样一个轻浮女子进门做儿媳妇。络佳先指责小红不该没自尊，轻易跟她儿子干出不要脸的事。陆希成又恐吓小红说：“你还敢来找我们说这种事！待我晚上找你爸爸说话，问他是咋教育的姑娘。”

小红眼见进陆家无望，也是她年纪幼小，遇事没有主张，对着陆希成和络佳的两副冷冰冰的面孔，反倒害怕起来。她怕陆希成去找她的爸爸。她爸爸是个性格暴躁的男人，若听说女儿做出丢人的事来，岂能与她善罢甘休？

“陆叔叔，络阿姨，你们若不同意我俩的事就算了。我求你们千万别去找我爸。他若知道了，一定会打死我的。”

小红的事平息了。陆希成和络佳才长长出了一口气，把陆庸骂了一顿，告诫他再不可以去搞女人，要一心读书，好歹也要拿到大学文凭。

操

陆庸在父母的作用下，摆脱了小红，本该吸取教训，安心把书读好。岂料他这个不肯让父母稍得安宁的惹事魔王，又做出更加荒唐的事来，着实让陆希成和络佳烦恼了一回。

心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陆庸可能是无法改掉好色的毛病了。自从小红知道难进络家大门之后，就对陆庸怀恨在心，再不肯献出肉体让他消遣，还不时说要让他赔偿失身的损失。陆庸又奈不住青春活力给他带来昂扬激情却无处发泄的煎熬，一时又拿不准周围哪个女人可以替代小红，不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安。

“这时候，最好有个女人才好。”

欲火中烧的陆庸心里说着，转出家门，恰好路过小红家，又见房门未关，小红正仰脸儿躺在床上，顿时淫心勃起，转目四周，不见有杂人，即自语一声：“远水不解近渴，我正好轻

车走熟路，玩她一回。”

遂闪身进屋，扑到小红身上……

也是合该陆庸倒运。正在他遭到小红反抗，与小红厮打在一处不可开交之时，小红的父亲恰好进来，见到女儿遭遇强暴，不及多想，过去一拳就把这个大胆的狂徒打落到地下，随即用脚把他踏住，细看时才认出是陆庸，不禁骂道：“你这畜生，光天化日之下，竟敢不干人事儿！”

“叔叔饶了我吧。我……”

陆庸还在求饶，小红的父亲已将他衣领揪住，拖着就要向门外走。

“我不把你送派出所去，你也不知还有王法？”

小红见父亲要把陆庸交公安机关处治，生怕他二人偷情之事露馅儿，忙哭着劝父亲说：“爸，别送他去派出所。这事声张出去，让我咋做人？”

“妈的，不能便宜了这个畜生！”

小红父亲怒气难平。

“叔叔，你去和我父母说，让我娶了小红吧。我们……”

陆庸被吓得屁滚尿流，只想求小红父亲饶恕，哪里还去想自己父母不会答应他娶小红的事。

“呸！我姑娘就是不嫁人也不能嫁你这畜生，我且找你父母说话。”

小红父亲说着，又把这个想做他女婿的畜生丢在地下，用脚踩住，厉声吩咐小红：“你去唤他父母过来。”

小红只好做出委屈的样子，哭哭啼啼地向陆家走去。

这天恰好是周日，陆庸父母正在家里念叨儿子出门，不知又去做什么事了。忽见小红哭着进来，还以为是这姑娘有了身孕，又来求他二老接纳她呢。却听小红抽抽搭搭地说：“我爸

让你们到我家去一趟。”

“让我们到你家干什么？”

陆希成冷冷地问。

“你儿子到我家……你们不过去，我爸要送他去派出所。”

“让你爸送他去好了。你们俩的事儿是你们乐意的，我们不管。”

络佳只以为小红父亲是有意要把女儿嫁到陆家来，便没好气地说了一句，就要打发小红出门。

“你儿子今天到我家里要强奸……你们若是……”

小红说着，一捂脸转身走了。

“强奸？”

陆希成和络佳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急急跑向小红家。

“你们养的畜生，光天化日之下，就敢上门来不干人事儿。你们说这事该咋办？”

操

小红的父亲对匆匆赶来的陆希成、络佳怒目而视，踏着陆庸的脚又故意用了用力，直踩得陆庸发出杀猪一般的嚎叫。

心

“你别这样。有什么事咱们好说，你先把孩子放开。”

陆希成看到儿子被人踏在脚下，狼狈不堪，龇牙咧嘴地哀求着，只好向小红的父亲赔出笑脸，说出软话。

“放开？你让他自己说，他干了什么。”

小红父亲不依不饶，对陆希成和络佳怒目而视。

“他干了什么，你这样踩着他也不解决问题。咱们都是邻居，有什么事不好商量？”

络佳心疼儿子，也只好赔笑脸劝说小红父亲。

小红的父亲见陆希成和络佳赔笑脸求情，才把陆庸放开，问他：“你说这事该咋办？”

“我错了，以后不敢……”

“错了就完了！哪能这么便宜？”

陆庸连忙认错，却被小红父亲的喝声打断了。

“他叔叔，孩子做错了事，你也别声张了。我们可以赔小红些损失。你看……”

络佳宁可花钱平息儿子惹下的麻烦。

“赔多少，你们说。现在是经济社会，我们也就都别客气。”

小红的父亲正因手中没钱而犯愁。他是一家即将倒闭工厂的工人，最近他正面临断薪的危险。见络佳宁可拿钱，顿时兴奋了起来。

“少了拿不出手。多了我们又拿不出，五千块钱，您看……”

陆希成自作主张地刚说出了要赔给小红的钱数，就被络佳狠狠地瞪了一眼，不待小红父亲表态，络佳即笑着说：“五千我是拿不出的。我看给两千块钱吧。”

“你们不想解决问题，就等我去派出所报案吧。”

小红的父亲现出了不耐烦的神情。

“五千块钱，就五千块钱！”

络佳惟恐小红父亲去报案，连忙改口。

“五千？你儿子犯的可是强奸罪。你们若不拿出一万块钱，我死也没完。”

小红的父亲也不理在一边伤心流泪的女儿，咬了咬牙，提出了一万元的数目。

“他叔，咱们都是邻居，你看能不能……”

“没商量。”

小红的父亲语气坚决。

“好吧，我们给你一万块钱。”

陆希成和络佳凭空损失了一万元钱，自是心疼，回到家里即把陆庸狠狠地骂了一顿。警告他说：“你若再敢不要脸，我们可没钱给你平息麻烦了。到时公安局是抓你坐牢还是枪毙，我们也没办法。你也是一个大人了，咋不知要个脸，让我们少跟你操点心？”

陆庸被父母一顿痛骂，一顿挖苦，甚觉羞惭，不得不对父母保证再不干荒唐勾当，安心回学校读书。

陆希成和络佳又一次以为儿子已经成年，又通过了这件事的教训，应该学好了。他们自从有了这个儿子，就一直未过过安宁的日子，真的从心里希望儿子别再给他们找麻烦，能让他们少操些心。

当年，陆庸出生不久，陆希成和络佳正处在喜得贵子的兴奋中，陆庸却忽然莫名其妙地开始啼哭，而且是每天都要啼哭上十几次，年轻的父母以为孩子生了病，可是医生却查不出这孩子得了什么病症，根本无法治疗。害得陆希成夫妇终日提心吊胆，惟恐孩子生了什么无法查清的病，只好日夜轮番守着孩子，小心地观察。

操心

一年过去了，这个无疾而哭的孩子才算止住了啼哭。陆希成夫妇刚刚放下了悬着的心，睡上了几天安生觉。陆庸又真的得了一场大病——大叶肺炎。孩子高烧不退，陆希成和络佳又吓得死去活来。夫妻二人在医院里一连守候了近一个月，孩子总算病愈出院了。

此后，陆庸虽没生过大病，却又学会了淘气。每日在家里，只要大人稍一疏忽，他不是从床上跌到地下，就是把什么东西打翻，直闹腾得陆希成夫妇不得一刻安宁。

几年后，陆庸上了小学。他没有因为大了而让父母省些心，反而更让陆希成夫妇操心的事又接二连三地被他闹腾出

来：他不是把哪个女同学打坏了，就是被哪个男同学打伤。害得陆希成和络佳三天两头被老师请到学校去接受批评。

陆庸在这些小事上让陆希成和络佳操心，做父母的还以为孩子还小，不过是顽皮了些，他们并没感到更多的烦恼。

待到几年之后，陆庸上了中学。他在品行上出了许多让老师和同学都无法容忍的毛病，才使陆希成、络佳不得不认真起来。

一次，陆庸在上课时，竟伸出手去摸了同桌女同学的屁股；还有一次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又抱住一名女同学亲嘴。

这些品质上的劣行使陆庸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小流氓。老师的挖苦，同学的歧视使 he 不想再上学了。陆希成、络佳这时才真的操心了。

操
心

为了使儿子不堕落，陆希成和络佳一方面对儿子耐心说服教育，另一方面又加以严密看管。他们每天早晨把儿子送到学校，晚上放学再接回来，不给他留下在外面闲逛的时间。这样，陆、络二人还觉不放心，又不时在课间到学校抽查，看他们的儿子是否在校园里。

陆希成和络佳因为儿子操心，使这对不足五十岁的夫妇鬓间都生出了白发。他们常叹命运不济，生了这么一个不知是什么东西托生的混世魔王。哪里还敢指望这个混世魔王考上大学？

果然，高考结束后，陆庸名落孙山。幸亏陆希成有个在招生办工作的同学帮忙，才把他的宝贝儿子送进了大学校园自费读书。

陆希成和络佳本以为儿子上大学，就会懂事，不能再让他们操心了。

谁知陆庸上大学没到两个月，就闹出了一桩强奸案。

“唉，强奸也好，顺奸也罢，我们总是凭空扔出去一万元钱！”

陆希成在陆庸说要回学校复习功课离开家门后，发出了懊恼的叹息。

“别心疼那一万块钱了，权当给咱儿子尝鲜儿花了。我看他家那姑娘将来咋嫁人！”

络佳也心疼那一万元钱。她不过是在自找心理平衡地劝慰丈夫。

陆希成听了妻子的话，不觉皱了皱眉头，竟愤恨地指着她骂道：“你这是他妈什么话？你生的那个混蛋有今天，都是你惯的。你不恨儿子没出息，反倒兴灾乐祸地看着人家姑娘嫁不出去，真不知你还有没有点人心？人家姑娘嫁不出去，对你有什么好处怎的？”

操

络佳也知自己的话说得不妥当了，但就是不肯认错，只对丈夫笑了笑，说：“谁让他家非要咱一万块钱了！”

“一万块钱？你那宝贝儿子再发展下去，还不知让你拿出几个一万呢！”

心

陆希成说罢又对儿子犯起愁来了。

“你也别犯愁。经过这件事的教训，咱儿子没准能改好。”

络佳在期盼着儿子改好，期盼着儿子能有出息。

陆庸真的再没有因为搞女人的事而惊动父母。

一眨眼四年过去了，陆庸拿到了大学毕业文凭，并走上了工作岗位，在一家出版社当上了助理编辑。

陆希成、络佳真的以为他们的儿子学好了，可以不用再为儿子操心了。他们哪里知道，陆庸依旧是对女人情有独钟？只不过是自与小红的私事闹出来以后，又钻研起了摆脱女人的学

问。他要做到想勾引女人，女人就要上手；想摆脱女人，女人就得离去。

“玩女人要玩得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才算真正的玩家呢。”

这是陆庸常常在得意之时说的一句话。

这句话绝不是陆庸夸口。他在大学期间，先后以谈恋爱为名，玩弄过三个被他评价为够得上美女的姑娘。这三个姑娘在陆庸面前真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哪一个再像小红一样，让他为脱身而犯难。

正由于陆庸玩女人再没惹出麻烦，陆希成、络佳才误以为儿子变得正经了。他们对儿子的态度也转变了，每与他谈话，总是耐心地提出建议，再不来用训斥的口气。

直到今天，儿子竟然不顾老子的告诫，把陆希成和络佳也曾听人说起过的绝色美人“姐己”——达英妮带回家来，他们才又为儿子操起心来。他们或许是命里注定要为儿子操一世的心。尽管他们明确表态不同意儿子娶“姐己”，可是，陆庸却似铁了心一般，声言非达英妮不娶。

达英妮是一家整形美容医院的护士。她只有二十一岁，生得秀美绝伦——身材修长，胸高臀肥，腰不盈尺，从轮廓上看极似西洋美人儿。若看她那张俏脸儿，更会让人情不自禁地叹息：“什么样俊俏的父母能生养出这等如仙女一般美得脱俗的女儿？”

也难怪人们看到达英妮的脸蛋儿会发出赞叹。

当初达英妮没分来这家整形美容医院时，这家医院的生意并不景气。可是，自从达英妮来后，生意竟火暴到了人满为患的程度。许多陪伴女友来美容的男士都指着达英妮对医生提出

要求说：“就按她的模样来做吧。”

美容院虽满足不了顾客的这一要求，可顾客还是接踵而至。直喜得院长不时说：“达英妮就是咱美容院的一棵摇钱树。”

“摇钱树”得意了，又对着镜子端详起自己来——弯弯细眉之下，水灵灵的大眼睛忽闪着，闪烁出神秘的光芒；高挺笔直的鼻子之下，一张常开的笑口，红艳艳的朱唇充满性感，但绝不会让人生出邪念。洁白如玉的牙齿更会让人想到她一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

“我敢和维纳斯相媲美。”

达英妮看着自己的姿容，越发骄傲了。

“维纳斯是赶不上你的，我看你可以和姐已媲美。”

院长一直注视着敢和维纳斯媲美的达英妮，听到她自言自语地赞美自己，遂送给她一个响亮的绰号。

从此，“姐已”这个名字就被叫开了。市里但凡是时髦的青年男女，几乎无人不知这家美容医院里有一个绝色美人儿——姐已。

人们议论着达英妮的美貌，终于有一天惊动了刚刚到出版社做编辑没几天的陆庸。他从心里不相信美容医院里会有什么真正的美人儿。但出于好奇，他还是屈尊登门，亲自去鉴定号称姐已的女人。

“她真不辱没姐已这美名！真是古今难觅的美人儿。身材不逊维纳斯，颜面胜姐已。我此生不得这样美人相伴，便枉活一世！若得与她一宵共枕，死也心甘。”

陆庸一见达英妮就被她的美色迷得神魂颠倒，发誓要得到这个天生尤物。

然而，正当理论高深和实践经验丰富的搞女人高手要依法

进兵之际，达英妮却被美容院长保护了起来。她每天上下班总有专车接送，工作时间多在人多的治疗大厅里往来走动，只是偶尔进入为隐密处整形的小手术室，为患者处置一下。

原来，自从姐己美名被传开后，许多有钱的阔人和无聊的泼皮都心中惦记起了这位名声显赫的美人儿。有的要姐己去搞公关；有的要姐己做秘书；有的要娶姐己做压寨夫人；有的要给姐己二十万元钱；有的要给她二百万元钱——只要她肯陪上床。吓得达英妮惊惧万分、甚至不敢独自上下班。

美容院院长为了保住摇钱树，只好给姐己配备了专车，提高了薪水。

陆庸看到难得与美人儿单独相处的时机，就开始动起了脑筋。

“如何能与美人独处？”

操

苦思冥想了好久，陆庸总算想出了一条能够与达英妮单独接触的办法。

心

这天下午，陆庸打扮得整整齐齐，背上照相机，一本正经地来到美容医院，找到院长，自称是出版社的编辑，又亮出了工作证件，对院长说：“听说贵院出了一个有名的美女，我想拍几张她的照片，做图书封面。顺便采访她。不知院长能不能跟你们那位漂亮小姐说说？”

院长听说新闻单位有意宣传他的摇钱树，哪有不允允的道理？他不仅为陆庸叫来了达英妮，还把自己的办公室让出来，供达英妮接受采访。

对陆庸来说，能够单独会见达英妮，就意味着实践他搞女人的学问有了基础和条件。

于是，陆庸装模作样地先拿出相机，分别从不同侧面为达英妮拍了十几幅照片，又装腔作势地对达英妮展开了采访。

“请问漂亮的达英妮小姐，你有男友吗？”

达英妮是否有男友是陆庸最关心的问题。

“还没有。”

无论达英妮对他的回答是真的还是假的，陆庸听到“还没有”这三字，已兴奋得心花怒放了。

“像你这样优秀的女性，为什么安心在美容医院工作？”

“我学的专业就适合在美容医院工作。”

“能说说你选择男朋友的条件吗？”

“恋爱在于感觉，我不能说有什么具体的条件。”

“说得好，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谢谢，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达英妮看着陆庸，微笑着对他表示友好。他们就这样成了朋友。

陆庸告别了达英妮之后，心想若不展示些才华，只怕难得美人心。遂急忙到照相馆把刚刚为达英妮拍的照片洗出来，如携珍宝般带回自己的房间里，仔细端详起这个倾国倾城的美人可人的容颜。看着看着，陆庸取出纸笔，依照玉照勾画美人风采。他要用自己的素描作品去打动美人芳心。

陆庸在大学时，由于读书不甚上心，只对搞女人的问题感兴趣，在课堂上常对老师授业感到厌烦，索性就在下边勾画起美人图来。如此日久，他倒学会了勾画美人的技法。

此时，绘画派上了用处。陆庸拿出自己画美人的全部本事，勾勾描描，不多时就把达英妮的形象落实到了画纸上。

这是一份深得美人欢心的礼物，当达英妮接过陆庸交付的画卷，打开观瞧时，她不禁发出了惊叹：“噢，你真是才子。这幅画像，我一定珍藏。”

得到美人的赞扬，陆庸表面上并不露喜色，又故做深沉地